

赵兵器铭 “马重” 解

苏 辉

赵国兵器刻铭有“马重”，见于如下几器：即《殷周金文集成》11364 戈：“二年，主父攻（工）正明义，左工师邬许，马重丹所造”^①、12032 的“十七年盖弓帽”：“十七年阳曲咎教马重”，以及山西临县永红乡窑头村所出的铜戈：“王何立事，皇冶對所教马重为”。“重”应是“童”之借，或读为“董”^②，不确，还应以“童”为是。此外，十七年平阴鼎盖有工师名“王马童”^③，《古玺汇编》1144 有“高马童”，2247 有“邛马童”，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有汉骑司马吕马童，可见这是战国秦汉时代的习语。

“马童”二字多作合文，李学勤师已指出其名列冶工的后面，应是与冶工相近的一种身份，地位更低。董珊先生认为“马童”即未傅籍的成童。按，“童”字《说文·辛部》：“男有皐曰奴，奴曰童，女曰妾。从辛，重省声”。段注：“今人童仆字作僮，以此为僮子字，盖经典皆汉以后所改……童从疾者，亦取有罪之意。”又《人部》“僮，未冠也”。是今天童子和僮仆之义当时分别用“僮”和“童”，《史记·循吏列传》“（子产）为相一年，竖子不戏狎，斑白不提挈，僮子不犁畔”，“僮子”与“斑白”对言，指的就是未成年人，现在正好相反。清儒汪中对此有详论，在《释童》一文中举了古籍中的例子进行阐述：“知古之罪入于髡者，则以为奴，后则凡为奴者，皆髡钳以自别。髡则纆笄皆无所施，故不冠而谓之童。童之为言秃也，语转而异，故牛、羊之无角者，曰童牛，曰童羚；山之无草木者，曰童山，其义一也。子生三月，剪发为髻，少长总角，及冠则紒乃冠，故未冠谓之童，名义皆相因也。童之从人，为类加之偏旁，若刍豢之‘牖’，巢车之‘輶’，散文则通，古书多假借，后人传写，乃两易之。‘重’又‘童’之假借，《说文》之义，无可疑也。”^④汪氏之说甚确。《吴越春秋》卷四记：“干将妻乃断发剪爪，投于炉中，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囊装炭，金铁乃濡，遂以成剑。”张政烺先生在引述这段记载后指出：“山里冶铸的人

① 董珊：《二年主父戈与王何立事戈考》，《文物》2004年第8期。

② 陶正刚：《山西临县窑头古城出土铜戈铭文考释》，《文物》1994年第4期。

③ 曹锦炎：《十七年平阴鼎盖考》，《考古》1985年第5期。

④ 汪中：《汪中集》卷二，台北，中研院中国文哲所点校本，2000年，第79—81页。

都要麻经蓑服（这是丧家孝子之服）或是断发剪爪（古人蓄发爪不敢毁伤，断剪是徒隶之形）已经够惨的了，这里又明白提到三百个男奴隶和三百个女奴隶，担任鼓风装炭等事情。”^①可知张先生是把“童”理解成“奴隶”的，与汪中的看法一致。

“马童”之“童”正是此义，指髡发的刑徒奴隶。裘锡圭先生曾引“牧童”、“马僮”、“牛童马圉”、“牛豎马洗”来说明战国时代畜牧业中普遍使用奴隶^②，“马童”一词当源于此，久而成为固定用语。故马童的身份很低，处于普通冶工之下，器铭上的排列就是如此。“教马童”和“咎教马童”的“教”为动词^③，《说文》：“教，上所施，下所效也。”不过，“马童”、“教马童”和“咎教马童”是否指代不同的分类或分等，不得而知。秦国兵器上有城旦、鬼薪和隶臣等官奴徒隶，也是从事冶铸的工作^④，马童与他们的性质是类似的，这说明当时不仅秦有大量官奴，东方六国也都在使用刑徒来充当廉价劳动力，至少从赵国的情况看是如此。如用未成年童工，则称作“小男子”和“小女子”^⑤。

（作者苏辉，1977年生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）

收稿日期：2010年12月21日

① 张政烺：《汉代的铁官徒》，《历史教学》第1卷第1期，1951年；收入《张政烺文史论集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2004年。

② 裘锡圭：《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》，载《中国古史论集》，长春，吉林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；收入氏著《古代文史研究新探》，南京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。

③ 此点承李学勤师提示，谨致谢忱。

④ 张政烺：《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》1958年第3期；收入《张政烺文史论集》。

⑤ 李学勤：《东周与秦代文明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213页。